



抗战老兵万三和： 穿过枪林弹雨活到人间天上

本报记者 杨岸萌 文/图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。

1938年2月中旬，国军庞炳勋部奉调临沂，参加台儿庄会战，3月份先后两次与进攻的日军浴血奋战，取得胜利，其部损失惨重，全部兵力还不足一个旅。4月，日军第三次进犯，突进城内，庞军守城部队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，这时台儿庄会战已经胜利结束，庞炳勋部奉命撤出临沂。5月，徐州失守，庞军陷入日军重围之中，经全力突围，损失惨重，开到平汉线以西舞阳进行整编，编为国民党第40军。

时年18岁的叶县人万三和就在舞阳报名参加了第40军。

打仗的事保准不会说错

8月26日，记者在“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群”志愿者冻溪的带领下来到叶县龙泉乡大何庄村。穿过村子，在村民的指点下走过一条长着青草、铺满落叶的小径，就到了村子最北面万三和老人家。

老人正在家门口坐着，看到冻溪很高兴，一边让着座一边说：“你又来了，她（记者）没来过，我不认识她。”

老人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，穿着一件军绿色的T恤衫，上写“1945-2015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”。“这是我们之前送过来的。”冻溪说，老人前几年不慎摔坏了腿，现在全靠两个椅子轮换着向前挪动，自己能到大门口坐坐，远了就需要人帮助。

老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，现在跟着三儿子住在自己的老宅子里。历经风雨的老宅铁门油漆斑驳，四间主房摇摇欲坠，东西厢房也破旧不堪。老人说，儿子出去干活去了，儿媳也刚出门，六七岁的小孙女文芳在一边蹦蹦跳跳地玩耍。“去叫你妈妈回来，就说家里来人了。”老人吩咐孙女。

“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请你讲讲当年你打仗的事，你还记不记得？”简单自我介绍后，记者问老人。

“别的不敢说，打仗的事都是我自已经历过的，保准不会给你说错。”老人笑着说，“就是耳朵有点儿聋了，你得大声问。”

反正要被抓兵，不如主动报名参军

万三和老人1920年生，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，万姓在大何庄村只有他们家一户。

1938年秋，万三和18岁。国民党时不时会在村子里抓兵，他的两个哥哥就被抓走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保长带着镇上的保警又到村子里抓兵，听到风声的万三和与村子里另外几个年轻人躲到了村外。

在外面躲了半天，午后听说抓兵的人已经走了，万三和才回了家。“后来想，家里还有个弟弟，反正我都要被抓，不如自己主动去当兵吧。早就听说有个大部队不知道在哪里打呼啦（河南方言，失败且损失惨重）了，当时这个部队在舞阳驻扎，正在招兵，我就准备到舞阳去报名。”

万三和老人回忆说，当他有了这个想法后，就朝着舞阳方向走。但没走多远，天就阴了，不一会儿就下起了大雨。“雨真是大啊，地里的庄稼都被雨打得倒在地上，我也被淋透了。”老人回忆说，雨一直下到下午四五点，他走走停停后就到了舞阳。

“街上一打听就找到了招兵的地方，然后就报了名。”老人说，他当时报名参加的是第40军106师230团2营6连，军长庞炳勋，师长马法五，旅长李振清，营长姓高，连长姓发。发了晋造步枪，五发子弹，一板一打。

报名参军后，部队在舞阳停驻了3个月，这期间一直在训练。



老人和孙女展示他的纪念章，旁边是“关爱抗战老兵平顶山群”志愿者冻溪女士。

别连的兄弟替他顶了一命

“天太冷了，河里都结了冰，船也被冻住了。我们只能从冰面上走，但是冰面不厚实，过河的时候要先伸出一只脚试探一下，感觉脚下结实了才敢走，不结实就得赶紧换个地方。但还是有很多人掉冰河里了。”

老人说，他属于尖兵连，最早一批过河。“过去河就碰到老日过来‘堵口子’（巡河，不让对方上岸），就打了起来，一直打到天黑，老日退了下去。我们进驻附近一个村子，第二天天一亮老日又过来了，又开始打。打到半晌，老日全都涌上来了，我们这边就商量着撤退，撤退时我前面落了一个炮弹，身后落了两个，都

炸开了。我只管拿着枪跑，后来检查发现身上没有受伤。米连长的腿被打伤了，送到了后方医院。”

撤退到附近一个叫大张寨的村子后，又连续打了6天，寨外日军的尸体堆成了小山，寨壕里的水都被染红了。

“退进寨子的第二天，我拿上枪去我的阵地，谁知道有个二连的兄弟占住我的阵地，我还跟他吵两句，我们班长听见了，就让我去他的地方。第三天，我过去一看，那个兄弟已经被炸死了。”老人说，“我命大啊，要不然死的就我了。”就这样，部队在陈州3个月，打了4次仗，打得陈州、太康的日军都不敢出城。

好多子弹打在随身带的东西上

山，养好伤重回部队的米连长被日军打中了头，死了。”老人说，他们四个团轮换着打，这一仗打了七天七夜，雨也下了七天七夜。由于不敌日军，一个姓王的连长让大家到村西头的庙里集合，“人刚到还没有站好队，就看到老日从庙里出来了，我就赶紧跑，很多兄弟都被打趴下了。后来我低头一看，才发现我左大腿裤子上有血，腿被弹片擦伤了。”

“我胸口放着几个手榴弹，手榴弹木柄被打烂了，幸好没有打到拉线，要不然我也活不成了；枪杆上有三个窟窿，用不成了；背的洋铁锹中三枪；身上的饭袋被打得找不着了。”万三和老人感叹说，“我真是命大，要不然哪一枪打到身上我都活不成。”

为躲避日军，万三和所在的部队撤进山里。他们在山里也没闲着，扒路、割电线、摸营都干过。

又隔了一段时间，日军从晋城撤走，万三和所在部队进了城。“根据命令向北沿路追袭日军，追到高平南一个村子时，谁知道老日在村子南边的山头上设了一排机关枪，看到我们就开始扫射。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去，好几回都感觉打着我了。当时我只管往前跑，死不死的都没想。”

万三和老人说，当时跟他一起追袭日军的战友没几个活着回来的。之后他开始发高烧，部队就把他送到河南南的后方医院看病，“没几天病好了，也没人管了，我就回了家。”

第二次被抓兵后，发生一件这辈子最冤的事

大哥抓走了，他知道消息后找保长把大哥替换了出来。“进的部队是85军，军长吴绍周。”老人说，他们先被送到师管区，又被送到黄河以北的温县，在黄河北驻扎的时候遇到一件事让他至今感到冤屈。

“黄河边上都是洞，我和一个新兵去解手，被我们二排排长看见了，说我们俩想逃跑，就让人把我们俩抓住。排长让人在阵地前挖了五六尺的深坑，说要把我们俩活埋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流下了眼泪，幸亏当时三排李排长说情，才有被活埋。“我们排长说死罪能逃活罪难

免，每人四十扁担。开始是别人打，排长说打得不行，他亲自打，三下就把我打晕了过去。这才算了，要不然我很可能被他打死。”

之后，部队开往潼关，在潼关附近遇到日军，部队被打散，也没人管了，万三和就和几个人跑了出来，辗转回了家。

“那时候年轻，也没感觉多苦多累，不过也没想过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，真是跟在天上活着一样。”万三和老人抚摸着志愿者给他送过去的纪念章，感叹地说。

记者查阅史料得知，1939年初，国军军长庞炳勋派马法五带李振清旅越过黄泛区，向豫东的睢阳（现商丘市睢阳区）、太康一带出击，并先后在大于集和常营与日军作战，阻止日军南下中原。经过数次作战，击毙了部分日军，并缴获大批战利品，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。

“离开舞阳的时候是冬天，都开始下雪了。”万三和老人说，出门的时候大家都穿着厚衣服，外面的衣服冻成冰，里面的衣服却都汗湿了。部队先后经叶县、襄县、漯河到西平，在西平县住了两个月，后来又来到陈州（现周口北）。从西平县到陈州，需要过颍河。

史料记载，1939年3月，庞炳勋部奉调华北敌后战场。之后，庞炳勋率部第40军军部及两个师从漯河出发，经洛阳以西的渑池县境北渡黄河，进入山西境内，经过垣曲、阳城到达晋城一带。

“在陈州3个月，打得日军不敢出来，老百姓安生了3个月。”万三和老人高兴地说，他们走到许昌北的一个县时，老百姓们放鞭炮欢迎他们。

“我记得我们去晋城的时候天气已经热了，头上戴着用柳条编的帽子。走了好长时间，过了黄河后在晋城南的一个山上驻了下来。”老人说，山上有个村子叫常村，他们就驻扎在那里，山下和晋城到处是日军。

“我们到了没几天，老日就开始攻

史料记载，1940年9月，国民党第85军转战河南新野、舞阳、密县之间。

万三和老人说，他回家的时候天正热，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，弟弟也被抓走了。没多久，村上有人找到他，说国民党85军在招兵，每个兵给200元钱，“我回去给俺娘说，她说啥都不让我去。”老人说，过了几天，保长又到他家抓兵，他找个借口躲了出去，想着直接找军部报名，说不好还能拿200元钱给母亲。

然而，就在万三和离家找军部的时候，大哥回了家，抓兵的找不到他就把他